

第二冊

四書傳注會要

鍾肇鵬選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四書傳注會要

第二冊

鍾肇鵬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 第二册目錄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二) 南宋・趙順孫撰

論語纂疏

八佾第三	一
里仁第四	四四
公冶長第五	八一
雍也第六	一二五
述而第七	一七五
泰伯第八	二二二
子罕第九	二五七
鄉黨第十	二九六
先進第十一	三三一
顏淵第十二	三七五
子路第十三	四二九
憲問第十四	四六二
衛靈公第十五	五一九
季氏第十六	五五八

陽貨第十七 ..... 五八一

微子第十八 ..... 六一九

子張第十九 ..... 六四一

堯曰第二十 ..... 六六八

孟子纂疏 ..... 六七九

梁惠王上 ..... 六八九

梁惠王下 ..... 七一六

公孫丑 ..... 一五二

卷之六 ..... 一五二

卷之七 ..... 一五二

卷之八 ..... 一五二

卷之九 ..... 一五二

卷之十 ..... 一五二

卷之十一 ..... 一五二

卷之十二 ..... 一五二

卷之十三 ..... 一五二

卷之十四 ..... 一五二

卷之十五 ..... 一五二

卷之十六 ..... 一五二

卷之十七 ..... 一五二

卷之十八 ..... 一五二

卷之十九 ..... 一五二

第二部目錄

論語卷第二

朱子集註

後學趙順孫纂疏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威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佾舞

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或問有謂通以八人為佾者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有佾少而

人多如此哉○胡氏曰每佾人數本春秋左氏傳文如佾數本杜預註文每佾八人疏所引服虔之說也季氏以大夫而

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

論語卷第二

通志

可忍為

語錄曰為人臣子只有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

是已絕滅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語錄

曰問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聖人亦自有大段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亦大段耐忍不得處○愚謂忍之一字有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也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二義皆通而敢忍之說為長故集註以容忍之說居後

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豪

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

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

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

乎

黃氏曰范氏說忍字義似主後說而反在謝氏曰說之前豈以范氏所言降殺以兩乃全章之意而謝氏特為是句忍也一向而發邪○輔氏曰謝

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愚謂范氏就制度

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  
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徹直列反  
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

胡氏曰三家皆魯威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

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詳見疏文至杜預作公子譜則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為孟恐或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

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語錄曰天子宗廟之

祭歌舞雍詩以徹其俎今三家亦歌此以祭聖人但舉雍詩之辭以譏之曰  
汝之祭亦有諸侯之助乎亦有天子穆穆深遠之容乎既無此事奚用此詩○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

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

之語錄曰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  
胡氏曰案禮記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又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  
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用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以是知非特三家之  
僭魯亦僭矣程子所以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君臣

上下之分於豪釐間如天地之不可易今也祀于周公之廟而倒行逆施如此  
豈非周公之衰乎是亦程子之意也○真氏曰無父母則無此身我因父母而

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無君上則無此爵位我因君而有此  
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非過外也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

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語錄曰人既不仁直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

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自與禮樂不相干○又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奈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者與禮樂自不相關了安得為之用○又曰禮樂不為之用也是不為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為禮雖鐘鼓鏗鏘不足以為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輔氏曰仁者心之德不仁則心無其德矣無德則雖謂之心亡可也心亡則無以管攝眾理故無如禮樂何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語

曰仁只是正當底道理○又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黃氏曰集註置游氏說於前置程子說於後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故游氏人心亡矣於仁字之義最親切仁心亡則無適而可不但無序不而已程子正理之云則於仁字之訓為稍緩無序不和固切於如禮樂何之義然人心亡則又將無所不至也○又曰將正理字頓在人心裏而方說得箇仁面全○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失其正理則自然無序而不和無

序則無禮不和則無樂○陳氏曰仁者此心天理之全體也程子正理之說雖寬而實切却見得仁與禮樂相關甚密處然須更兼游氏人心之說乃圓所以集註並言之

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

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李氏名郁昭武人○語錄曰問游氏言心程子主理

李氏謂待人而後行甚惡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得之○輔氏曰此章之意正指鐘鼓玉帛而言故以李氏說斷之○又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而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在內者李氏專指禮樂之用在在外者三說備然後體用全內外備仁與禮樂相資以行之義可見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

語錄曰當時習

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

蓋得其本則禮之全

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錄曰禮之全體兼文質本末言之問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

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

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錄曰易字訓

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之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又曰治田者須是經犁經耙治得無窒礙方可言熟若居

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又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脚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

禮貴

得中

語錄曰品節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

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

質二者皆未合禮

輔氏曰二者一過一不及皆未合乎理之中

然凡物之理必先有

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輔氏曰無其質則文安所施以是觀之則質乃禮之本也

○

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

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

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

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

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

誠故為禮之本

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而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為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

能反本而流於末者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

楊氏曰禮

始諸飲食故汗尊而坏飲為之簠簋豆鬯爵之飾

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  
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

之而告之以此

輔氏曰范氏止以祭為禮其說未全故又取楊氏說以足  
之人生之初便資乎飲食而飲食不可無器用故汗尊而

坏飲此禮之始而儉也為之簠簋豆壘爵之數所以飾之而已喪之初若徑  
情而直行則毀或至於滅性此喪之始而戚也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  
而已此儉與戚所以為禮與喪之本○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謂禮之初也  
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  
後說以儉戚為本而又引禮始諸飲食以證之矣然大哉問之下有曰得其本  
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以又指性而言何也禮之初始於儉與戚苟得儉戚  
之理則質與文實與華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  
末末固具於本矣集註之說蓋本諸此而其意則因大  
哉之言而發以全體之具而見問之大非指性而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通志堂

通志堂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語錄曰問程子似責在下者陷於無君之罪尹氏似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愚謂祭山曰旅周禮大宗伯旅四望鄭云旅陳也陳其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泰山名在魯

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語錄曰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季

氏祭之僭也再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

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輔氏曰有是理

則有是神有是神則享是禮神者禮之主也豈享非禮之祭哉故夫子言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寧享非禮之祭蓋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聖人之言廣大流通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

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

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

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輔氏曰聖人以人待人不

逆人以為不能而輕棄之盡已之心述事之宜而順導之能不能雖在彼而教誨之道則未嘗不行乎其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

飲去聲

揖遜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射之

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

俟眾耦皆降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指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

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胡氏曰司射命設豐于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上勝者不勝者出揖

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坐取豐上之觶興立卒釂坐置于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取觶立飲也

言君子恭

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

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

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的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鍊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

或問此詩蓋衛風碩人之篇素以為絢兮云者夫子刪而去之也曰刪詩者去其不合於義理者耳今此章之義夫子方有取

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又不應因刪此句而并及他章例損一句以取齊也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矣

好口輔也

愚案服虔云輔上頰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

眇目黑白分也素粉地

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眇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

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

質然後可加文飾